

人物誌

陳金波的生活軼事：訪陳美完、陳曾清蓮、陳家範

陳麗蓮*訪談、記錄

時 間：2016 年 2 月 17 日

地 點：中山路三段 145 號，舊太平醫院後棟。

受訪內容：

一、請先簡單說明自己和陳金波的關係。

美完：我是 1927（大正 16）年在宜蘭出生，陳金波的六女兒。¹

清蓮：我是屏東縣萬巒鄉五溝水的人，1925（大正 14）年出生，遠嫁宜蘭，成為陳熙春妻子，陳金波的媳婦。²

家範：我是陳熙春、曾清蓮夫婦的第二個兒子，陳金波的孫子，1951 年（民國 40 年）出生。

二、陳金波在民主、政治、教育、文化等方面的事蹟，已史有明載，在此請談一談他日常生活的故事。

美完：

我們家在阿公（陳鳳鳴）那一代就是醫生，他很會治白內障，有一個漢醫方，記得放在西門文昌路房子的樓上，可惜現在藥方遺失。父親在日本時代讀醫學院，也有至日本留學進修，他也是醫生，在宜蘭開設太平醫院，但是和阿公漢醫不一樣，他是西醫。

我的母親陳曾燕是菅蓁人，今宜蘭員山鄉蓁巷村，是綁小腳的大戶人家女兒，將家裡照顧的很好，平常很愛種菊花。母親很會打理家裡，也很重禮俗。父親在娶母親之前，原本有娶韓火土的阿姑韓吉，已訂婚，

*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。

¹ 陳美完女士於 2019 年辭世。

² 陳曾清蓮女士於 2022 年辭世。

但韓吉在結婚前不幸去世，所以陳家祖先牌位上有姓韓的，即是此因。母親做人很周到，很懂人情世故，每年初二都先準備伴手禮到韓火土家作客，回到陳家之後，再到自己員山的娘家作客，很懂得禮數。

父親對母親家的人也很照顧，（陳曾燕）外家的人來看病都沒有拿錢。兩家人很親，母親（曾燕）、大嫂（曾清蓮）及我的妹妹（藻香）大爆發時有到粗坑避難，那裡有母親的外家，有阿舅蓋的草房可住，可以互相照料。以前戰爭時期都要到鄉下避難，遇到這種情況我們當時的人都說「疏開」，我記得我們家疏開有二次，第一次到四城（舊稱四結庄，隸屬於四圍堡），第二次到員山鄉粗坑。

父親的第四個女兒（琴姬）送給人家當養女，我不太清楚詳細原因，據說這個姐姐，因為不好養，常生病，好不了，快養不下去，想說送給別人養比較好養，送過去之後也很不能適應，媽媽常要好言相勸，哄著姐姐回到養父母家。

對於子女的婚事，父親很開明，不會因為政治立場之類的原因而影響私下交情。父親和黃再壽在政治上是競爭對手，但我嫁給和黃再壽是好友的廖燦堂之子（廖鍾毓），父親並沒有反對。我和我先生是幼稚園的同窗，長大後自然而然成為夫妻，也是緣份到了。廖家在宜蘭也是做生意的大戶人家，以前蓋在宜蘭河對岸新店仔的宜蘭糖廠就是廖燦堂經營的。宜蘭最早的兩輛私家三輪車，一輛是父親陳金波的，另一輛就是公公廖燦堂所擁有。廖家的三輪車送到劉祿鬆鐵工廠修理之後，就沒有送回來。陳家的三輪車送給蘭陽女中陳保宗校長當交通工具，後來捐給文化局典藏。

我們家有一段時間住在文昌路，旁邊住陳銀生，我都叫銀生叔，他和父親像兄弟一樣，感情很好。因為我們住的屋子太小，父親曾借用兩家過水之間的空地蓋淋浴間，這個空地是銀生叔的，但他很爽快的答應。我們兩家很親密，銀生叔是做木工的，家裡有許多工具可用，母親做衣

服很「頂真」(閩南語 *tíng-tsin*，指謹慎、細心)，要「襟鈕仔空」(閩南語 *phàn-liú-á-khang*，指在衣服上打出可以扣上扣子的小孔)，她都不用剪刀剪，看需要二分、三分的大小，都要我們小孩拿到銀生叔家去用「攞仔」(閩南語 *tshiám-á*，指打洞的工具)打洞，打的大小一模一樣。

日本時代我們都要改日本名，父親日本名中川重宗，指中國潁川，回顧祖宗之意，我的日本名中川美江，「江」字，也是潁川的意思。

大哥熙春接手父親的太平醫院，我未出嫁前，我們都住一起。大哥行醫之餘，喜歡釣魚，也愛打獵。以前深溝仔水源地(即自來水淨水廠)應該不能打獵，但大哥可以去，記得大約是大哥 40、50 歲的時候，他常去那裡。大哥可以在深溝打獵應該和父親有關，隱約知道建設淨水廠的地，好像和父親很有關係，只是我不清楚其中的細節與淵源。

父親對孫子輩，有重男輕女的想法。他最疼陳家範這個孫子，連外出訪友時摘回來的芭樂，也都要拿給家範吃。藥廠廠商招待兩次去中南部的遠行，也都帶家範去，一次去鵝鑾鼻，一次去臺中。

中風是一般老年人常見的疾病，父親晚年中風，常常睡不好，神智不清，都要母親陪伴，一看不到母親，就一直喊。後來醫生朋友建議他到療養院，在城隍街和舊城西路的路口，有一家陳外科，有看精神科，就安排父親住那裡的個人房，在那裡有藥物可以改善他睡眠的問題，父親最後的生命階段是在這裡度過的。

清蓮：

我家在屏東，會認識陳熙春是因為我的表哥徐富興，他們兩人是臺北高等學校的同班同學，常到宜蘭、屏東兩地家裡走動。表哥暗中牽線讓我們互相認識，找機會讓我們互相通信，他認為陳熙春是結婚的好對象，鼓勵我嫁給他，還和我母親(曾玉英妹)認真的討論過此事。

我們家是信基督教的，母親還很慎重的寫信給我公公(陳金波)詢問這件事。公公很開明，認為已是信仰自由的時代，不會為我的宗教信

仰，反對我們的婚事。而我對陳熙春的印象不差，也有話聊，所以並沒有意識到宜蘭和屏東之間的距離很遠，就這樣從臺灣尾嫁到臺灣頭。我們 1944 年訂婚，1945 年 3 月 1 日結婚時熙春大學剛畢業沒多久，3 月 8 日年他就被徵召去霧社當軍醫。結婚時是戰爭期間，因為怕逃難不方便，規定不能穿裙子，所以我自己裁布做嫁衣，是日式和服的樣式。六姑美完結婚已經是光復後，時興穿白紗，我妹妹和宋輝勳也是光復後結婚，也是穿白紗，妹婿和我夫家也是常有往來。

戰爭時期真的很辛苦，吃、穿、住都有許多限制。以前住西門文昌路那個家，檜木蓋的二層樓，隔壁住著銀生叔，他木工很厲害，替陳家做二張大圓桌，陳家還有保留一張。另外也有做二張床，其中一張送人，但我已忘了送給誰，現在不知下落。文昌路檜木房的後面空地有棵龍眼樹，樹下有個防空壕，旁邊有被炸出一個大洞。我嫁到婆家後沒幾天，熙春就去當軍醫，公公又常在外奔忙，我們女眷就疏開到員山的鄉下住。

公公很有威嚴，平常在家的時間不多，都在外面忙碌著。婆婆很能幹，在我心目中，她是完美的女人，什麼都會做，而且做的很好，她雖然沒有讀書，但聰明能幹，人又長得美，擅長理家，每件事都做的伏伏貼貼的。

我們都和公公、婆婆住在一起，大家都很有話聊，吃飯時都不會無聊。公婆的感情很好，公公也會和婆婆聊一些政治、選舉的事，所以婆婆知道的事情不少。婆婆知道公公愛吃什麼，常會特地的料理他愛吃的東西。

我先生擅長治療肺結核，在臺大又有學檢驗科，他使用的顯微鏡，德製的，可以放大 4 千倍，是公公拿錢給他買的，這個顯微鏡後來捐給文化局。熙春的醫學研究做的很好，臺大有位郭內科醫師認為他應該繼續做研究，會有很好的發展。熙春是顧家的人，放棄做學術研究的學者，回家接手公公的太平醫院，做執業的醫生，公婆有什麼需要用錢的地方，

只要開口，他都會恭敬的奉上，非常的孝順、尊敬他們。

家範：

因我和阿公生日同天，都是農曆 8 月 28 日，連時辰也一樣，早上十點，所以阿公很疼我。小時候，男孫可以從阿公口袋拿零用錢，依年紀大小順序拿，別的孫子都只能拿出二角，我都可以摸出五角。阿公是特地放五角在口袋讓我拿，別的孫子都沒有，只有我有，而女孫是連這樣的機會都沒有。以前阿公拍照前面都站我的大哥，我出生之後，這個位置就換我。阿公、阿媽去臺中出遊，阿公就是帶我一起去的，可見阿公有多疼我。

阿公很重視教育、文化，擔任過中山、女子、光復、力行及蘭女、宜中等學校的家長會長，深得大家的敬重。宜蘭光復國小，就是日治時期的宜蘭小學校，校址在以前救國團的位置，原本這個國小要被廢除，因為阿公的堅持才保留下來，現在校址遷移到泰山路上。阿公很關心我們的教育，我們家族中有三小孩（家範、二姑次子石龍生、六姑次子廖文柄）國小時都讓許秀玉教過，因為她是最會教的，家裡想辦法將小孩安排到她的班上。阿公擔任中山國小家長會長的時間最久，1962 年，家長會在校園設立「功在樹人」紀念碑，緬懷阿公的功績。

我記得阿公去世那天，下午三點左右還有帶我到城隍街中華戲院看電影。阿公平時都要人扶，當天只要拿拐杖就可以走，精神不錯。電影名稱《野蠻的無辜者（The Savage Innocents 1960）》，安東尼昆、彼得奧圖及谷谷洋子主演，電影主題描寫愛斯基摩人如何在極端的北極荒野中生存，和為維護自己的生活方式以抵禦文明入侵而進行的鬥爭，故事改編自瑞士作家漢斯呂施的小說《世界之巔》。晚上六姑美完她們全家同樣去看這部名片，看之前還先去療養院看阿公，阿公還催她們趕快去看電影，後來電影看到一半，就有人來通知，阿公過世了。那時我在家裡，睡著了，夢到阿公帶著心愛的那隻狗叫「忠」，站在彩虹上，向我揮手說再見。

阿公去世要埋下去時，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哭，那一聲「歐多桑」，我至今印象深刻。

阿公的喪禮在中山國小的體育館兼禮堂舉行，殯葬隊伍採台灣傳統方式有陣頭，但沒有喧嘩，送行的人很多，整個宜蘭街都是人。很多人在路上自備水果祭拜，學校學生（胸口別著白巾）沿路列隊送行。阿公出殯時的棺材用卡車改裝的車子載著從宜蘭緩緩的走向墓地，最後葬在大埤（今龍潭湖）的山上。

阿公為故鄉，為教育爭取權利，不為個人，所以他去世時，場面非常盛大，路邊兩旁也都有人及學生送行，我們從現在留存的照片可以想見當時的情景，這些照片都是宋輝勳（翡翠、德基水庫的工程師，陳曾清蓮的妹婿）拍的，他很會拍照，和我們家往來密切，為我們留下這些珍貴的紀錄照片。



陳金波未中風前的身影。(宋輝勳拿著LeicaM2 相機攝於太平醫院前後棟之間的庭院。)

(圖片來源：陳金波家族提供)



曾燕（陳金波妻）很懂得禮數，家裡的大小事處理的很周到。

(圖片來源：陳金波家族提供)



陳金波出錢買德製高倍顯微鏡，供陳熙春醫學研究使用。

（圖片來源：陳金波家族提供）



陳金波、曾燕夫婦帶著孫子陳家範到臺中旅遊。

（圖片來源：陳金波家族提供）



陳金波 1961 年病逝，享壽 73 歲。

（圖片來源：陳金波家族提供）



故陳金波出殯行列行進市街，靈車掛有「民族正氣」輓匾，兩側由地方名要護衛在旁，前導者為宜蘭縣長甘阿炎。

（圖片來源：陳金波家族提供）



學生排列路旁向已故的陳金波致敬。

（圖片來源：陳金波家族提供）



老師帶著學生，胸口別著白巾，列隊在陳金波殯葬隊伍後送行。

（圖片來源：陳金波家族提供）



曾燕（坐者左5）參加中山國校家長會為陳金波設立「功在樹人」的揭碑儀式。

（圖片來源：陳金波家族提供）



1962年「功在樹人」揭碑儀式，家長會會長李朝成親自誦讀立碑緣由。

（圖片來源：陳金波家族提供）



曾清蓮珍藏公公陳金波生前的詩作手稿及生平資料。

（2016年陳麗蓮攝）



曾清蓮、陳美完、陳家範（左起）受訪，談陳金波的生活軼事。

（2016年陳麗蓮攝）